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不喜闻「人过」

刘克定

游览湖南长沙岳麓书院,那里面保存着许多古碑,碑上镌刻着前贤的书法珍品和哲理名言,令人驻足。其中颜真卿所书一方碑,高约两尺许,宽约三尺,镶嵌于壁;字数不多,迥然刚正,挥洒自如。内容是东汉马援的一句话:“马伏波云:闻人过之,如闻父母之名,耳可闻而口不可道也。”落款注明写于大历三年四月,也就是颜真卿五十八岁时。

仕途多艰,政局动荡不安,颜鲁公的官也不好当,有史料说他这年正好遭贬。是不是因为当“中央监察部长”时“正色立朝”“刚而有礼”,为朝廷奸佞如杨国忠等类所恶,从而想起马援这句话书以自勉呢?抑或对马援其人的景仰?不管怎样,作为监察部门的官员,身为金紫光禄大夫,对“人过”作如是观,不能不说很值得玩味。

譬如有人贪赃枉法,杀人越货,人家举报到监察部门,身为朝廷命官的颜真卿,果能“如闻父母之名,耳可闻而口不可道”吗?那还谈得上什么查处?

当然,若从另一角度看,对别人的一些非原则性的小过失,诸如生活和工作中的缺点和毛病,不予注重,不加挑剔,不幸灾乐祸,对专心致志搞事业的人来说,是无可厚非的选择。

马援是东汉人,是历史上颇有建树的军事家,官拜伏波大将军。颜真卿所录这段话,是马援给侄儿严、敦的信里说的。当时马援在交趾打仗,听说老兄的两个儿子严、敦喜欢叽叽喳喳,议人长短,于是写了封信给他们,告诫“闻人过失,如闻父母之名,耳可得闻,口不可得言也。好议论人长短,妄是非政法,此吾所大恶也;宁死,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”。(《资治通鉴》卷四十四)应该说,马援的用心是好的,潜心事,不随俗流,对他人的过失,如属小节,以宽容为怀。联系马援所言“大丈夫为志,穷当益坚,老当益壮”“男儿要当死于边野,以马革裹尸还葬耳,何能卧床上在儿女手中邪”云云,再看看他以六十二岁高龄请缨出征,为示尚健,披甲上马,握鞍顾盼,将一个有所为又有所不为的大丈夫形象呼之欲出。虽是武将,其思想影响,在历史上也是很不错的。

颜真卿所处的时代,与马援不同。“后宫佳丽三千人,三千宠爱在一身”,政治上腐败,官场上明争暗斗,喜闻人过,落井下石,以抓对方小辫子为能事,或者制造谣言,布设陷阱,打小报告,搞小动作,古往今来,这种内耗曾使一些人事业荒废,精神不振,离心离德,颜真卿书马援语句的用意,从这一层看,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。也是对当朝积弊痛下针砭。

不言人过,与阮籍的狂饮烂醉,口不臧否人物是不同的。阮籍的曲隐,嵇康的直露,从处世态度上讲,是消极的。他们的佯狂,是当时司马氏对知识分子施行酷政的结果,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扭曲的社会心态。阮籍并不希望子女效法他的只管喝酒,口不臧否。驻足抚碑,觉得它们像一面面镜子,给我许多启示。尝闻“闻过则喜”,实指喜闻己过,而非喜闻人过。对“人过”的态度,尽管不好一概而论,但倘是喜闻乐见,落井下石,倒不如照马援说的办:“如闻父母之名”。

七夕会

偌大一片江南水乡庭园的裸土,竟然要从水泥森林的城市阳台花盆里移来沿阶草拾遗补缺。这,算咋回事呢?

案由还得从三年前说起。原来的管家是一位脾气耿直的老农,尽管年逾古稀,语言交流也蛮吃力,但其所涉庭院活却是身手不凡,几乎样样拿得起、放得下。因此,赢得了周边邻居的纷纷青睐,口碑相传,陆续揽下了七八家的庭院活。夏季除草是老管家的“重头戏”,也是他紧锁眉头的季节。于是,他计上心来,不知从哪里弄来“除草醚”,选中几家不见来的“百草园”擅自撒了药。草是不见再长了,他也省了不少汗水,然而,他自以为聪明的愚昧之举,却留下了严重的后患:“百草园”成了“光榔头”,且一秃三年,寸草不长了!

我每每凝视着这片褐黄色的裸土,心痛得直想哭。无奈之下,我只能告诫他,以后千万不能再“除草醚”来对付任何一家的院草了。他原以为,你们城市人懂啥“除草醚”的作用,想不到听我讲了他也不知道的美国“孟山都”的除草剂和转基因植物之间的关联后,也总算点头认了错……后来,老管家告老还乡,换了一位当地人的新管家。

接下来的现实是,我只能盼望着天雨的冲刷和阳光的暴晒,随着时间的推移,加速弱化、衰退其药效,希冀裸土上重新长出新的百草来。去年春天,网购了一斤青草籽,翻松裸土均匀撒播,除

我对小孩的好奇像我对夜空、大地和山川河流的好奇一样,总是想融入他们的世界之中。

孩子永不知道如何哭泣。他所住的是完全的乐土。

这是泰戈尔的诗句,我二十岁朗诵过,就记住了。

在受困于疫情的那些日子,幼儿园和小学偶尔会停课。停课仿佛使小孩获得了解放,甚至酿造了庆典的气氛。小孩原本就是快乐的,然而那些日子,因为疫情不得不突然中断在校读书的时候,他们似乎是捡了便宜,有了一种意外的收获,显得特别高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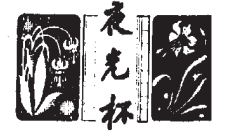
每每看到这些兴奋的小孩,泰戈尔的诗句便浮现脑海。情不自禁,我还会悄然朗诵出来。

小孩的快乐是简单的,甚至是忘我的,这令人羡慕。

不知从什么地方,他们骑着车子,蓦地就冲了过来。从五六岁到八九岁,无不大呼小叫,且不走直路。他们要拐进曲径,兴之所至,也要碾轧草坪。也不知是什么闪念,一个小孩把车子丢在树下,就踪影顿失。这辆车子在树下躺了近乎一周,下雨了,也躺在车潦之中。我望着黄色的车子,问:这是谁家的小孩呢?笑了。

也有不结伴,或是不合群的小孩。午休之际,我在楼谷散步,碰到一个踽踽独行的孩子。他瘦削,细长脖子,又大又圆的眼睛左顾右盼。我慢下来,等他走到我跟前,便

说:“我敢保证,你是幼儿园大班的。”他驻足看了看我说:“我在小学一年级。”我逗他说:“看起来你是幼儿园的。”他说:“我穿着校服呢!”我说:“也有可能你穿了哥哥的校服。”他说:“我只有妹妹呀!”我笑了,说:“你肯定是一个优秀



快乐的生命

朱鸿

秀的学生。”遂缓缓展手,让他继续。小孩露出一口白牙,粲然笑了。

女生往往三三两两,或坐一起悄声细语,或站一堆叽叽喳喳,或你推我送打秋千。男生一股不找女生玩,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。

一个少年看见一朵蔷薇,开在郊野里的小蔷薇,

是那样娇嫩而艳丽,他急忙走近前去观赏,

满怀欢喜地对它注目。

蔷薇,蔷薇,红蔷薇,开在郊野里的小蔷薇。

这是歌德的诗句,有民歌的味道。

一天下午,一个男生也就是七八岁,扯下了蔷薇的枝条,仿佛要摘花的样子。站在旁边的女生厉声说:“你敢!”男生松开枝条,得意地笑着说:“吓你呢!”六七岁的女生也笑了:“哈,你吓我!”

男生毕竟要旷放一些,他们不仅骑着车子左右奔突,而且会带着足球上下进攻。一天,几个小

孩忽然扔了足球,席地而坐,围着一棵小小的桂树做起工来。他们用手顺着根向下挖,似乎要掏什么。一位老师走过来,举目看了看,也并未作声,不过神情严肃。小孩察觉了,一个站起来,其他几个也都站了起来。恰两只斑鸠凌空而翔,落在桂树旁边的榉树上。一个壮实的男生一脚把足球踢过去,鸟惊翅振,小孩也都呼噜而跑。

那个小孩有特殊怪癖。

永远玩那他是首领的游戏,枪毙所有的俘虏。

这是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维森特·阿莱桑德雷的诗句,语言质朴,不过创造了令人遐思的空间。1977年,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,可惜那时候中国尚未改革,也未开放,所以其影响不够强劲。偶尔读之,颇有感受。

冬天的阳光,虽然也不怎么温暖,然而世界变得很是明亮。我出了门,看到一个小孩挥着竹棍,抽打八角金盘硕大的绿叶。他还哼着什么曲子,竹棍也一左一右地带着节奏。这正是那个壮实的男生,以足球震飞斑鸠的小孩。他也是小学二年级或三年级的样子,我想对他说:“我敢保证,你是幼儿园大班的。”不过终于哑然,我以为这个小孩正陶醉于自己的快乐之中,何必打扰他呢!

我看到的这些小孩,无一不是可爱的,因为他们无一不是快乐的。大人都戴着口罩,也难免忧虑和郁闷,甚至还为明天

一整天。

当江苏太仓港通往海门港的车客渡开通的喜讯传来,对于历经越江省亲之路诸多磨难的人来说,我着实兴奋了好一阵子。那些年,我已进入地区广播电视机构工作并担任负责人,举家搬迁县城,汽车取代了自行车,综合优势的叠加,省亲之

风雨越江省亲路

裴寄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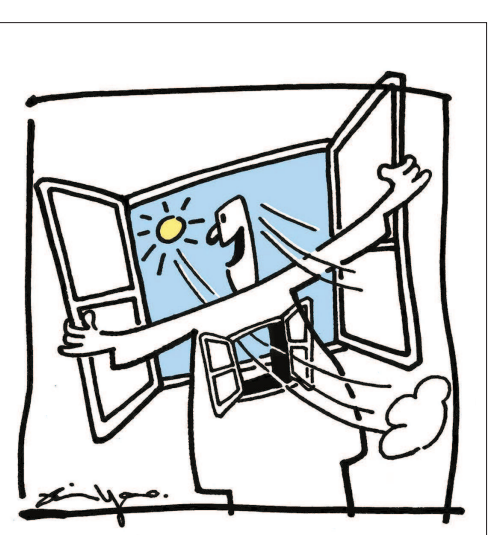
路变得更快捷、更轻松了。虽说车客渡形式上仍分为陆地、水上、陆地三段式进行,但人却能一直舒适地待在自己车里,而且来回的班次多,平常日子里,只要稍加等候,不愁过不了江。

然而车客渡很快显现出它的短板,除了受大风、大雾等天气因素的制约外,每逢过年过节,看着眼前一望无际的汽车长龙阵,心中不免添堵。

记得有一次农历新年前夕,江的那边传来岳母身体有恙的消息。于是我们全家利用假期前往海门探视。然而当汽车还未真正靠近太仓港车客渡码头,探出车门一望,只见眼前汽车长龙不知拐了几道弯,黑压压一片,我顿时傻了眼。在港区徘徊了好一阵子的我,只得舍近求远,取道江阴大桥,绕道跨江去省亲。

几度春秋,几经风雨。待到苏通长江大桥、崇启长江大桥横跨大江南北,天堑变通途之时,越江省亲路,似乎不再是沉重的话题了。

当我卸甲赋闲回归故里,我们有时间与岳父母共叙天伦之乐时,两位老人却已先后离我们而去。那年冬至前夕,我与妻子不约而同地决定前往两老墓前祭拜,为了却儿女的感念之恩。



智慧餐

郑辛逸

最好的消毒是通风,最好的补品是太阳。

发愁。固然天下雨,有家长打伞,小孩没有安全之虞。不过即使小孩淋着雨,他们体验的痛苦也少于大人。小孩这个年龄的生命,会稀释任何灾难散发的痛苦。疫情,地震,山洪,丧乱,战争,或父母离婚,或父母死亡,这些灾难引起的痛苦,冲击到小孩身上,统统都会减弱。也并非小孩迟钝,对痛苦感受不灵。小孩处于初生状态,这个年龄的生命,能量极强,此乃进化的结果。生命过了这个阶段,就会成熟并定型。

小孩的快乐是简单的,但他们的精神却像一种天赋的丰富。小孩像夜空、大地和山川河流一样,会给大人以启示。近朱者赤,近小孩快乐。小孩

快乐,不仅给大人以感染,而且会激活大人的快乐。

虽然小孩都是快乐的,但他们的容貌却各有不同,其心更是如容貌似的多有差异吧!愿社会能尽量保护一个小孩的善良,因为善良的生命总是快乐的。

我观察这些小孩,也是要借此遥望处于初生状态的我的生命。隐约看到了,又觉得那样子恐怕是一种想象和虚构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好在现在的行旅简捷,说走就走。儿子闻知,便自告奋勇地驾车陪伴我俩前往海门。一路上高速公路接着高速公路,汽车飞驰,一路畅通。很快来到昔日让我们屡屡烦恼不已的长江边,只见一座雄伟的现代化大桥飞架南北,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多少年的现代跨江捷径——苏通大桥。不一会儿,汽车载着我们飞快地从长江南岸驰向对岸,很快就到达目的地。

返程之际,偏偏天公不作美,雾锁长江,苏通大桥封闭。就在我们焦急万分、无计可施之时,妻子的侄儿给我们支了一招,长江江面雾有大有小,何不就近绕道走崇启大桥。经他一点拨,我儿子也豁然开朗,于是转动方向盘,借助崇启大桥越过长江,取道崇明,直奔宝山。总算有惊无险,平安抵达家中。

从小轮渡,车客渡再到跨江大桥,数十载风风雨雨越江省亲之路,从一个个细小的侧面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沧桑巨变。

三言两语记

徐弘毅

分子运动比较活跃,稳定性可能差些;反之,也然(活动比较平稳,机敏性可能差些)——人是世界的一分子,常有分子的这种状态与属性。

世界之大,知之很少、很少,实为可怜;有限地域,开拓视野,尽量减少不知、无知,实为可取。

方圆有道天下,术法无尽乾坤——你有你的招数,他有他的变术;你有你的活法,他有他的做法——一术何以行天下,单法无有定乾坤。在心念把情起,当悟思有趣落。

了浇水,还盖上遮阴网,竭力试图让“光头”重新长出毛发来。半月后,一片茸毛青草虽然稀稀拉拉长了几寸,但由于扎不下根,终究“植发”失败,看来,虽已进入衰退期,但“除草醚”药效还有残存,只有假以时日等待时机了。

今年夏天,终于等来了新的转机:裸土上开始长出小片的泥胡菜、苦苣菜之类的野菜,且长势良好,有的还开出花来,但却不见毛叶状的青草。如果此时植入草皮,已有改善的土质可能会接纳,但是却苦于没时间操作。

正在踌躇之间,看到家里阳台的花盆里几簇沿阶草长得碧绿生青,叶片挺拔,且根系发达,冬天不枯,这不就是可供移栽的最佳草种么?于是,萌发了一个“近水楼台”的移草计划。临行前才挖出的一大簇青草,到了小院抢在第一时间分枝移栽在那片曾经受过伤的裸土上,尽管有点稀松,不太起眼,但看到裸土有了久违的青草,我也有了草原牧民般的期盼……赶紧给它们喝足“定根水”,只要成活,来年春夏定能蔓延成片,还我绿色草坪。

转眼初冬,院树落叶飘零,枯黄的落叶从中却喜见移来的沿阶草和其他野菜一样,长得郁郁葱葱起来,不禁喜上眉梢。特别关照不知移草原委的新管家:“此草不能除。”闻言,老汉瞪大了惊诧的眼睛,继而诙谐地朝我笑言:“哦,这青草原来是这么来的,你不说,正想除掉呢。”

雅玩